

# 合唱作品《牧歌》的音乐形态分析：结构、肢体与情感表达

尹子豪

西北师范大学，甘肃 兰州 730070

DOI:10.61369/EIR.2026030018

**摘要：** 本文从作品分析的角度对蒙古族民歌《牧歌》进行剖析，并对其演唱形式、肢体运用及情感表达方式作出论述，以展现出其利用无伴奏复调的形式描绘出草原风光和草原生活的手段。同时在综合考量其历史文化背景以及音乐表现手法的基础上，分析了该曲作在形式上的创新之处、对身体的象征意义及深层情感传递，为合唱实践提供有益的理论参考。

**关键词：** 牧歌；音乐形态；结构分析；肢体表达；情感传递；无伴奏合唱

## Musical Morphological Analysis of the Choral Work "Pastoral Song": Structure, Body Movement, and Emotional Expression

Yin Zihao

Northwest Normal University, Lanzhou, Gansu 730070

**Abstract:**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Mongolian folk song "Pastoral Song"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usical composition analysis, discussing its singing form, body movement, and emotional expression methods to reveal how it uses a cappella polyphony to depict the grassland scenery and life. Meanwhile, by comprehensively considering its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background as well as musical expression techniques, the paper analyzes the innovative aspects of the piece in terms of form, its symbolic significance to the body, and its deep emotional transmission, providing a valuable theoretical reference for choral practice.

**Keywords:** Pastoral Song; musical morphology; structural analysis; body movement; emotional transmission; a cappella chorus

### 引言

著名作曲家瞿希贤将具有鲜明民族风格特征的内蒙古昭乌达长调歌曲《牧歌》进行了创造性改编，让其成为一首极具表现力的无伴奏合唱作品。《牧歌》完美呈现了蒙古族独特的音乐文化，在模仿自然音响方面，其利用人声对自然之声进行模仿并结合丰富的和声织体及转调手法形象生动地表现了大草原美丽的风光景象；从音乐表现上看，它既体现了传统民歌讲故事的特点又融入了现代合唱艺术的魅力色彩；从音响结构上来看，它打破了单一旋律线条的束缚，在情感表达的同时深刻地表达了人与自然相融共处的生活道理。本文研究将从作品建构层、表现形态层、情感内涵层三个层面深入探讨，分析它是如何运用音乐语言表达出牧民坚毅不拔的精神品格及他们对美好生活的赞美之情。

### 一、合唱作品《牧歌》的音乐形态结构表达

#### （一）引子部分的意境铺垫

首先是作品的开篇部分，在这一环节中主要是进行气氛的构建以及场景的铺陈。在《牧歌》的第一部分中，男女低声部以和声形式铺陈，它以低音区旋律模拟了清晨草原上晨雾缭绕的景象，营造出朦胧辽阔的听觉效果，而且整首作品旋律线条也较为舒展简洁，旋律围绕“5”发展，形成以该音为核心的环绕型音

型，象征着天上的云彩之静美，并暗示牧童及牛羊的到来——声部数量增多。从构成上看，引子部分是以8小节为核心，在重复模仿中扩大空间性效果，并作为后续乐思发展的一个自然铺垫，此举既可引发听者对草原的视觉想象，又能借由人声清纯的声音色彩营造静穆圣洁的氛围，从而奠定全曲的情感基调。

#### （二）主题乐句的旋律发展

主题乐句为核心部分，表现出旋律之间的对比及统一关系。第一乐句以高音区为主旋律，旋律宽阔且流畅，围绕着“5”这个

音展开优美线条型，表现了飘逸的云朵在悠闲地游动；第二乐句处于低音区，在“1”的稳定音上做婉转的下行处理，生动表现了草原上羊群行走的画面，在形式上采用四句式的方正结构，每一组四个小节构成一乐句单元，利用重复和变奏强化记忆性因素。在音乐发展上注重音域的拓展，在高低八度之间穿插出空间感，采用五度、八度跳进与音阶级进相结合的方式，以减少雷同性，展现出草原辽阔的同时又从旋律起伏中表现牧人生活的节奏，从而为情绪表达注入生机。

### （三）复调手法的声部交织

《牧歌》在形式上运用了复调手法来进行创编，具体来说是指歌曲中两个以上不同声部同时进行歌唱的形式，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体现出丰富而多样的艺术效果。《牧歌》这首作品是一首无伴奏混声四部合唱，包括女高、女低、男高、男低声部。其中女高声部是主旋律，男高音以清亮的声音表现辽阔的大地；女低音与男低音是稳定的根基声部，在平行和对立中形成纵深空间效果。

从建构上来看，多层次的部分主要是由卡农模仿以及调式的转变而构成。例如中层部分的音响成分以不同的节奏加入，形成丰富而又有序的作曲手法，代表草原之微风掠过青草的动感。声部之间的关系主要是通过对模仿以及对比来实现平衡的状态，这样就避免了散板出现，用附点节奏型和弦进行（如7和弦），将长音拉长，形成不间断的效果。

### （四）尾声的渐弱收束

尾声作为作品的终结，通过渐弱处理与声部简化实现情感升华。在《牧歌》中，尾声分为两个乐段：c1段以男高音声部主导，运用切分节奏模拟马蹄声，象征牧歌的远逝；c2段则回归人声哼鸣，以“啊”母音与长音渐弱结束，营造出余音绕梁的听觉效果。尾声以6个小节的长音加强结束感并递减到最后的单声部形成复调与单声部的对比性思维，呼应了引子的朦胧感的同时用力度变化（ppp）表达出对于大草原的眷恋及敬仰之意，将全曲推向宁静的高潮点上。最后一部分的减缓以一种自然消逝的形式强化了该首诗的抒情性和永恒性。

### （五）整体结构的统一与对比

《牧歌》运用了“前奏-主体-尾声”的形式进行整体布局，利用对比原则和统一原则来确保乐曲的统一性和连贯性。前奏部分及尾声部分均呈现出了力度起伏变化，在中间主体部分以中强的力度进行延续发展，以此来进行情感变化层次的表现。

另外，各声部之间互相模仿及对比有利于平衡，避免混乱现象的发生。例如女低音同男低音在平常处同时演唱带来的稳定感以及女高音在跳跃时带来的轻盈感。这种结构不仅表现出了广袤的大草原和充满活力的牧民们，还利用了音乐要素间的区别强化了主旋律，让整个作品在统一的基础之上体现出多样性来。

## 二、合唱作品《牧歌》的音乐形态的肢体与情感表达

### （一）肢体语言的象征意义

在《牧歌》演唱中，身体动作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在具体的表演过程中运用细微的身体动作强化了歌曲的情绪表达效

果。演唱者利用舒张的身体动作模仿着草原风光：利用手臂的动作幅度与旋律线的高低相匹配。进入高音区后，手臂随之上扬展现出了白云飘动的画面。在低声部方面，他们的双臂向下运动来表现绵羊的流动性，还用身体摇摆的方式表现出风吹过大草原的恢弘气势，增强了整部作品的生命力和动感性。这样设计既提高了观赏性又能够利用无声的语言表达提升人们对草原生活的理解。因此让整个表演更具魅力和号召力。另外手部舞姿还与音乐节奏相契合，例如在转场进入下一段的时候脚步缓慢地转移位置，恰好吻合声乐部分的突兀加入，实现视觉与听觉的艺术融合。

### （二）情感传递的层次递进

以抒情为主要表现方式的《牧歌》通过不同音乐要素完成从描写自然景色到表达内心赞美的转换过程，这首歌从“碧绿的草场奔跑着白色的羊群”的诗句开始，在旋律上延展和声音色的丰富性并且逐步达到对草原的感恩以及生活赞美的情感状态。这三种情感层次可归纳为：第一是平静的旋律表达人们对自然的敬畏；第二是欢快而激情的抒情歌曲表现游牧人的无忧无虑的自在生活；第三是尾声以渐弱长音收束，给人留下无限回味空间。该歌曲的发展不仅依靠歌曲本身的故事性词意（“朝阳迎接我自由歌唱”），还利用音乐情绪的变化（柔—强—柔）传达内心的激情，并突出了“天人合一”的理念，将大草原视为心灵的归宿地，从而使歌曲超越单纯的景物描写，变成一种对生活与和平的赞美诗了。

以蒙古族长调民歌为背景，歌曲《牧歌》在表达草原广阔的诗歌意境上利用人声无伴奏的形式进行转化，在音乐方面，这部作品上声部如浮云飘游般围绕核心音展开，下声部如放牧般的平稳进行，形成声部间默契对话的同时，还穿插了复调手法以及卡农模仿的手法，以男女声部交替演唱的大草原风光引入开始，旋律线条是通过声部重叠来增强抒情效果的，尾声渐弱的效果产生了牧歌消逝的意境，人声模仿自然声音实现了音乐可视化。

在情感表达上，该歌曲借助于蓝天的意象描写以及云朵的意象描写进行承载，通过声部递进手法的应用以及通感的表现方式，将游牧民族的独立精神和思乡情怀都融入到了音乐之中。在主歌部分中“听啊听啊，草儿开始变绿”，由听觉向视觉进行了转换，表现了他们对草原生活的爱之深以及幸福安宁的生活感受。全曲用人声为笔墨在没有任何伴奏的情况下画出了一幅草原风光图，结尾犹如微风拂绿草，久久萦绕心头。

### （三）人声与自然的融合

《牧歌》是用人的声音模拟大自然的声音，将音乐与生态环境完美地融合在一起的作品。《牧歌》完全不用任何乐器伴奏，在四部声部层次变化之间给人以风吹绿草的草原景象：高音区的人声为鸟鸣风声，中间音区的是绵羊温柔的语言，低频部分描绘了大地深处的稳定性。前奏中哼鸣声相互叠加产生立体效果，让人有身在草原之中的感觉。歌词中主题部分用具体的形式表现出来（白云和青山是我们的帐篷），将自然事物变成了可感的音响形象，在体现蒙古文化精神内涵的同时（天苍苍，野茫茫）又通过人的声音表达出草原的生命力以及宁静。人与自然的系统在尾声达

到顶峰，渐弱效果预示着牧歌消逝，更加凸显出该作品诗一般的气质及其永恒性。

#### （四）文化符号的音乐转译

《牧歌》运用音乐方式表达了蒙古文化的符号，实现老与新间的沟通。“白羊”“草原”“帐篷”等意象都已转化为音乐与和声。例如在高声区的旋律象征着蓝天白云，在低声部中由近及远地展开则表现出了羊群游移的情景。对于文化符号的翻译还体现在其设计上，比如用多声部技法体现了蒙古长调的自由性特点，用转调体现了游牧生活的变迁发展等等。该曲以清唱形式保留了民歌原本面貌，在此基础上运用艺术加工使其更具表现力，成为民族文化的一种象征符号。这种转化不仅提升了作品文化内涵，还从音符中体现出蒙古族的重要思想——尊重自然热爱生活。

#### （五）合唱协作的情感共鸣

多声部协作是《牧歌》情感表达的基础条件之一，即各声部间相互配合产生的共鸣效应。这种声部配合既要保证各声部的独立性与清晰度，又要实现整体音响的和谐统一。女高音声部和平行移动的女低音形成空间感，男高音声部和时间错位的男低音形成动感。这是情感上的认同，是指对音乐所营造氛围的理解，如主旋律乐段中声部的演唱表现出牧民们欢快的情绪及沉思的状态，可以感受到众人情绪的起伏变化。合唱团体的同步协调也是合作的一种表现形式，例如手部上下的律动以及身体左右摇晃所产生的动态美增加了作品的张力，在这样的共振中提高了作品的艺术感染力，并且在共同参与的过程中体现出团结协作的审美观念，使作品成为合唱团及观众间情感的纽带。

《牧歌》体现出完整的有秩序的建构特点，章法得当并且主次分明。提到《牧歌》就不得不提到蒙古族舞蹈了，蒙古族舞蹈舞姿准确到位，在刚柔相济、快慢有度的节奏把控中，促使其舞蹈动作形成固定化的特点，体现一种深邃的精神境界，表达美好情感。舞蹈演员将舞蹈元素融合在一起，让舞蹈具有诗一样的节奏。并且舞蹈中有着舞蹈演员的感情色彩，表达出当代蒙古人民对幸福生活的无限渴望及期盼，塑造了健康朴实的蒙古人形象，而且深刻地描写了他们的精神世界。蒙古族舞蹈通过热烈自由、稳定有力的特点进行展现，让人能够感受到时代的熏陶以及文化的沉淀，让人们产生共鸣。从舞蹈所表现出来的场面来看，已经超越了音乐本身的意义，吸引着人们的眼光。简单来说，蒙古族舞蹈是热烈中带着狂野，具有刚柔相济以及节奏感鲜明等特点，在其舞蹈动作中得到了很好的展现。不仅如此，在该类舞蹈中还带有一种质朴且庄重之感，充满着威武及洒脱之意，形成一种非

常优美的意境。

无论什么时候，什么地方，在蒙古大草原上，都会看见这样的情景——人们随着美妙的音乐，欢快地舞动着……这一切是无处不在的。因为长久生活在广袤的大地上，拥有充足的水源，过着单纯干净的日子。所以，依靠这种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蒙古族舞蹈是充满活力美和坚韧美的结合体，在其中还融入了一些柔美的一面，这些都属于蒙古舞的真实体现。内蒙古大草原将蒙古舞蹈的价值充分地展现出来，并凸显出它的核心意义，这也体现了蒙古民族的精神面貌和民族文化特征。具有强烈感情色彩的舞蹈表演形式是多种情绪色彩相结合的表现，从观看蒙古舞可以体会到蒙古民族诚实质朴、真诚友好的性格特征，在这种性格的影响下，蒙古舞表演的形式也呈现出鲜明的节奏感，给人以豪迈奔放的印象，并从中看到了很多创新之处。特殊的草原生活给蒙古舞带来了特殊的精神面貌，也是蒙古民族所具有的真实、勇敢、热情的个性特征。蒙古舞借助这种特点展现出蒙古族人民美好的面貌并带给我们以骄傲感和自信力。

即使是舞蹈中的一小部分也会让人感受到蒙古族人民热情、善良、勇敢等特点。蒙古舞体现出它所特有的魅力并且展示出它的特点，这些都是文化积淀的结果。一个民族产生之时，同时伴随而来的便是舞蹈艺术，这个过程是艰难的也是曲折的，但它是具有广泛影响性和表达民族情感以及民族气质的特性。蒙古人以勇猛著称，在这一漫长的岁月里形成了蒙古族特有的舞蹈形式。文化是在长时间的积淀中形成的，在音乐响起的同时蒙古族人便随之起舞，这是蒙古族人的天性所决定的，同时也可以看出蒙古族的审美意识。因为每个民族生存的环境不同以及历史文化等方面的不同决定了每一件艺术品都有其自身特点如地区性、文学性等特征。

### 三、结束语

《牧歌》是被改编设计的非常成功的蒙古族民歌，在作品中运用了丰富多样的手部肢体动作以及情感表达方式刻画草原及草原人民的形象。该无伴奏声乐合唱歌曲将自然风光形象化为可感知的音响符号，不仅在创作风格上有创新（如复调手法、转调），而且情感上也有升华（从景色到心境），不仅是蒙古文化独特魅力的一种体现，也为合唱音乐提供了可借鉴研究的对象。对《牧歌》的深入研究及演唱将进一步实现民歌与现代合唱的融合。

### 参考文献

- [1] 刘成菊. 蒙古族民歌审美特征探究 [J]. 大舞台, 2014, (12): 201-202.
- [2] 包美荣. 论蒙古族民歌的美学特征 [J]. 内蒙古艺术, 2013, (01): 31-34.
- [3] 张少飞. 声、器乐创作的本质区别与管弦乐作品的“器乐化”和“声乐化” [J]. 音乐创作, 2013, (03): 101-104.
- [4] 吴雨薇. 蒙古族民歌舞台表演风格特征的把握 [J]. 戏剧之家, 2014, (10): 187.
- [5] 魏琦. 关于蒙古族民歌表演的风格探析 [J]. 新课程学习 (上), 2014, (02): 161.